

风物写意

木棉春色

■ 韩苒夷

知道木棉,不是从花开始,而是从它的有着黑籽的棉絮。小时候,母亲托人从下面县城买来木棉给我们做枕头,棉丝光滑纤细的木棉,似乎比棉花松软,轻。后来,母亲又托人买了一床木棉被胎,专门用于春节期间。大年初一,用上轻软的木棉被,让新年过得温暖而隆重。

真正看到成片的木棉花,是2014年3月初,应昌江县委的邀请,海口的文友一行,到昌江观赏红木棉。车在公路上行驶,时不时看见一棵或几棵木棉树在山岗上或田地里,如独立山头眺望或站岗,招摇又养眼。那天天气好,前来观木棉的人多,堵车,上不了观景台,便往田间地头走,一行人走田埂,过水沟,来到木棉树下,草地上红木棉的花瓣如落英缤纷,红绿分明,如一张阔大的新鲜自然的地毯。木棉花跟别的花不一样,大多数花朵是在枝头枯萎后落下,木棉花却是在它开得艳丽时“叭”地整朵下落。也许是看到花开得正好时就离开枝头,忍不住,我把那一朵朵完好落花,用一根细藤串起来,挂在脖子上,坐在石头上让文友拍照,怀里那串红木棉是最大的亮点。这是我迄今为止拍得最明快艳丽的一张照片,把一大把自然的火红拥在怀里,似乎把春天拥在了怀里,整个世界明亮了起来。

后来,我把这张照片放大冲洗出来,挂在卧室里。它似乎是一种标识,一扫我以往着衣的黑、蓝、米、灰的纯色系,扼制了我以往对艳色彩的厌恶,改变了我的单调以及对生活的认识。从衣着打扮开始对色彩的接受,到对各种人际交往的接受,这是一种从内到外的改变。生活态度与观念的变化,含有对事物的包容与接纳。这种从身体的内核到外表的打开,被我视为是一种年轮积淀后的自我革命,是对破除我执、走向通透的觉醒,尽管我知道此路漫漫,但终究有了开始。

此次再到昌江看红木棉,没有上次那么拥挤,终于补上了上次没登上七叉镇木棉观景台看红木棉的遗憾。可见人生行走,脚踏实地也不必太过着急,有些景致此次不见,是为下次的遇见埋下伏笔。站在观景台,高处远望,天地开阔,远山起伏延伸绵界,几何形的稻田,周边散落着树林,红、黄、绿把大地涂得斑斓,如果没有那些红木棉,便少了些热烈与温暖。

而在昌化江畔赏红木棉,又是另外一种景致。不宽的江面被游船犁开,水荡漾开来,两岸的景色,江水、沙滩、木棉树,层层递进,绿植、山、天空,层次分明,又浑然一体。最耀眼的,当然是红木棉。江中的倒影,更是如梦如幻,被手机镜头框住,那斜逸出的红木棉花朵,昂头傲立,五片两指宽的橘红色花瓣,尽情绽放,一圈圈林立的花蕊裸露无遗。也许这是作为一朵红木棉在枝头的最高光时刻,像人一样依枝阅尽春色,饱览山河。

木棉树是花先于叶子开放,时间是三四月,花落,大约是五六月,果实成熟,浅褐色的蒴果裂开,棉絮和种子散出。自然万物就这么神奇,各自的年轮,各自的宿命,都有其秩序与节奏!相对于人,自然万物又这样无私,怡然生长、奉献。像木棉树,不仅可观赏,还有食用价值、药用价值、经济价值,比如木棉花可供蔬食,煮粥煲汤亦可。最令人赞叹的,是木棉树从花、叶、树皮、树根皆可入药,全身都是宝,都对人类有用,且不求回报。

对木棉树愈是了解,愈对她心生敬意!难怪她还有另一个别名:英雄树!英雄也,指才能勇武过人,有英雄品质,无私忘我,等等,这是人们赋予她的意喻,窃以为,绝对恰当!

文艺随笔

古代文人植树忙

■ 方木鱼

植树造林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不少文人墨客还因此留下了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名句。

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别号五柳先生)爱种树,尤其爱柳。受其曾祖陶侃“尝课诸营种柳”的影响,他“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的园田里“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以至“榆紫窗下兰,密室堂前柳”,五柳先生的勤劳深得后人称赞:藜杖芒鞋白布裘,山中甲子自春秋。呼儿点检门前柳,莫遣飞花过石头。

唐代“诗仙”李白曾亲手种下一棵桃树:“楼东一株桃,枝叶拂青烟。此树我所种,别来向三年。”虽然疏于管理,但诗人还是十分记挂的,豪放如李白者也曾细腻如斯。巧的是,杜甫也喜欢种桃,他在成都的杜甫草堂周围十里广栽桃树。遍寻桃苗不着的他,竟然向县令索取: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为送浣花村。不过,杜甫要比李白有责任心:幽阴成颇杂,恶木剪还多。悉心修剪换来风景如画:风含翠篠娟娟净,雨裊红蕖冉冉香。其时杜甫的茅屋尚未被秋风所破。

北宋文学家、思想家王安石对种植松、竹、柳、桃情有独钟,兴之所至不惜移花接木。有诗为证:我移两松苦不早,岂望见渠身合抱。再如“移柳当门何啻五,穿松作径适成三。”移松移柳还不够,诗人还要移竹子:乘兴吾庐知未厌,故移修竹似延宾。而此时,诗人的桃花已蔚然开放:舍南舍北皆种桃,东风一吹数尺高。

北宋文学家、诗人苏东坡少时就喜欢种植花木:我昔少年日,种松满东岗。任杭州刺史时筑西湖长堤,广种柳树,芙蓉、东风二月苏堤路,绿树桃花间柳花,“苏堤春晓”由是闻名。

开栏的话

文学史上有成就者总会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被研究的多,被附会的也多。而近年来,最火的莫过于近年近千岁的苏轼。作为北宋文坛巨擘,苏轼文学创作的方方面面和个人生活的点点滴滴,几乎都被梳耙尽了,甚至连他从哪里来、向何处去之类的前身后身的问题,都未能逃脱人们的附会。即日起,本版开设书写苏轼的专栏“轼纪风华”,特别邀请对苏轼有着深入研究的作家、学者,努力从权威史料里挖掘出更多更接近于真实苏轼的文化与生活的细节。

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九月,南方的秋天,西湖上的荷花还能看见一些生机和绿意。快到不惑之年的苏轼收到朝廷批复,不得不从其无比眷恋的杭州出发,前往陌生的山东密州——心爱的弟弟苏辙,就在那个方向。苏轼一生中割舍不下的,就是他的这个胞弟,所以主动向朝廷申请从杭州调到密州,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想要离苏辙更近一点儿。

苏轼携着奶妈任采莲,第二任夫人王闰之,三个孩子苏迈、苏迨和苏过,侍女王朝云及几位仆人,向着北方濒海而行,途经湖州、苏州、润州、扬州、楚州,直赴新的任所。

当时的密州管辖范围比较辽阔,下辖诸城、安丘、高密、莒县、胶西五县,相当于现在的诸城、安丘、高密、胶州、胶南、日照、五莲、莒南、莒县等九个县市。密州的州治所在地诸城虽然偏僻,比不得杭州繁华,却并不蛮荒,其文脉起自虞舜,有着源远流长的经学传统,从孔子女婿公冶长到汉代名儒郑玄、师丹、伏湛,伏无忌、易学家梁丘贺,可谓人文荟萃代不乏人。至宋代,还涌现出张择端、赵明诚一类的艺术与学术明星。现代作家王统照、诗人臧克家也出生在这片土地上。

苏辙一路晓行夜宿,历经三个月的车马劳顿,终于在这一年的十二月三日到达目的地。苏辙在密州官衔全称:朝奉郎(正六品文阶官)、尚书祠部员外郎(礼部典籍官)、直史馆(兼衔)、知密州军州事(本职太守)、骑都尉(勋)。一句话,就是密州的行政及军事长官。这也是苏轼到地方上做官,一次罕见的升迁,并且首次掌印一把手。其他时候,不是从朝廷贬到地方,就是从并不太好的地方,放逐到另一个更差的地方,所担任的地方官职越来越小,小到完全没有,成为一位连普通人也赶不上的罪人。

苏轼一直视密州为其心灵的第二故乡,常常觉得密州的山水和故乡有很多相似之处,看见密州的障日峰,就仿佛看见故乡的峨眉山:“长安安不远,蜀客苦思归。莫教名障日,唤作小峨眉。”熙宁九年(1076年),苏轼在密州作《寄黎眉州》诗,怀乡病又开始泛滥:“瓦屋寒堆春后雪,峨眉翠扫雨余天。”

从某种意义上看,密州可以视为苏轼人生与写作的分水岭。密州之前的苏轼,虽然也写过不少优秀的作品,但密州之前的苏轼,还不能称之为真正伟大的诗人。苏轼在回顾其一生的写作时,亦持类似的想法。

到达密州任上,恰值人患(患患)与自然灾害(旱蝗)交织之际。林语堂说:这是苏轼最沮丧的

轼纪风华

超然的明月

■ 向以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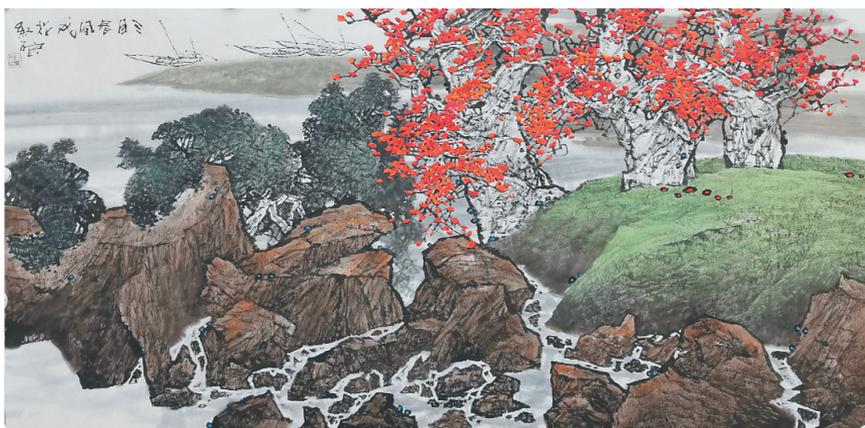
时期,诗人在最悲哀的时候却写出最好的作品——天下第一首真正意义上的豪放词、天下第一首深情绵邈的悼亡词、天下第一首让所有的词都相形见绌的中秋明月词……全部诞生于密州。在密州,苏轼内在的复杂和缤纷开始展露:他是如此猜不透,如此纯洁无瑕,如此的内圣而外王。

有一天,苏轼梦见了三只动物。苏轼迷惘地问:我是谁?麋鹿低头吃着青草:你是令百世景仰的诗人,野性又自由的诗人。仙鹤展了一下翅膀:你是善于幻想的道德家,一直想飞到天上去。仁兽麒麟盯着苏轼的脸:你还是了不起的政治家,最放不下的是苍生。苏轼半梦半醒:我什么也不是,我是我自己,我就是苏轼!麋鹿:你啊,比大海的珍珠还要完美。麒麟:你啊,比地下的琥珀还要芬芳。仙鹤:你啊,比天上的明月还要明亮。苏轼惊觉,身上洒满清凉的月色——密州的明月,从此成为天下最澄澈,最富于想象力的一轮光芒。

明月要展现其美与力,离不开人类的建筑。苏轼对于建筑怀有浓烈的兴趣,具有专业水准的空间美学,一直令苏轼引以为傲。到达密州的次年冬天,亦即熙宁八年(1075年)十二月,作为太守的苏轼带领密州人民扑灭蝗灾迎来一个小丰年之际,终于有机会相中一处高地,一展其营造的匠心。那块高地当地人称北台,实际上是密州北魏时期筑就的旧城台。经过一番测量和设计,很快进入施工程序。不久,一座全新的,背北面南的观景台耸峙起来。筑成之后,苏轼请时任齐州(济南)掌书记的弟弟苏辙取个名字,苏辙从《道德经》“虽有荣观燕处超然”一句获得灵感,命名为“超然台”。

苏辙收到苏辙的书信后,迅速作了回复。根据苏轼所作《超然台记》和后世的相关记载,我们大体可以复原密州这座并不怎么壮丽,却翼然于中国文化史上的台榭形象:台高三丈,台面略呈梯形,前沿东西长八丈,南北宽七丈余。台壁基础为花岗石条砌成,高六尺许。台壁正中偏上镶嵌着一块高五尺余宽二尺许的青石板,阴刻“超然台”三字,刀法浑圆凝重。台阶均为石条铺成,砖砌护栏,起阶西北向上抬升四十级,贴壁留一小台,石级至此转向北面,约升十级,再转向西边,升三级,过一门楼,即至台顶。自门楼起,沿东南西三面砌成三尺许高青砖花墙。到了明代又有所增葺。

苏轼为密州人民所筑就的超然台,就其深远影响而言,完全可以和因陈子昂登临而名扬天下的幽州古台相提并论,堪称唐宋时期最为



《三月春风戏花红》(国画) 王良作

名家剪影

杨绛的「地平线」

■ 崔立新

在大海的风浪颠簸中如何不晕船?1938年,在归国的海轮上,杨绛告诉钱钟书:以船为中心,让自己的身体与船稳定成90度直角,“永远在水之上,平平正正,而不波动。”钱钟书一试,还挺管用。

在波浪中牢牢把握“地平线”,似乎一直是杨绛在生活和文学上的诀窍。

这个从容优雅的女子,有洞察事物的敏锐能力,也有生动深刻的灵魂,还有沉静淡泊的平民情怀。

在婚姻里,杨绛一直隐在丈夫钱钟书身后,甘心做着“灶下婢”。丈夫笨手笨脚,杨绛便操持起一切家庭琐事。钱钟书因此说白她“做饭制衣,修门爬窗,无所不能。”杨绛在牛津“坐月子”时,不谙家务的钱钟书不时“闯祸”。台灯坏了,“不要紧”;墨水染了桌布,“不要紧”;戳破生病了,“不要紧”。她隐在丈夫身后,像个无所不能的大侠,总能妙手解难。

杨绛一生做过家庭教师、代课先生、中学教员、小学教员、灶下婢、大学教授、研究员。她永远生活在民间,在群众中。做振华中学上海分校校长,是杨绛当的最大的“官”。尽管为学校中兴付出了巨大努力,她却说:“我做小小一个校长,得到一个重要经验,影响我一生。我自知年轻无知,留心在同事间没半分架子,大家相处得很融洽。但是他们和我之间,总有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我无法融入群众之中。我懂了做

‘领导’的与群众的‘间隔’,下决心:我一辈子在群众中,一辈子是老百姓之一。”

“在群众中”,这种深刻的平民情怀,使她如普通人一律平等相待。92岁时,杨绛还挤公共汽车去看望已离开她家的老保姆。听说一个老

著名的两大诗意图景。超然台落成之后,即已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成为北宋之后中国诗人及士大夫的精神台地。

现代诸城诗人臧克家深情回忆过儿时印象中的超然台:记得在“高小”读书的那几年,每当假期、闲日,便与二三名同学悠然散步,登上“超然台”去览胜。“台”在城东北角,走近时,“超然台”三个石刻大字便在高处炫耀。据说原系东坡亲笔题记,后来被调换了。但就字迹看来,还是东坡风味的。“台”曰“超然”,是子由命名。知兄莫若弟。何况哥儿俩手足之情极厚,相知甚深,又同时是文章高手,驰名当世如双峰并峙。子由想来,对于东坡,这个名字是最适当的,是他精神的写照,“超然”的,不是这上台子,而是东坡他本人。

苏辙预感到的那篇伟大的作品,就要诞生了。

超然台筑成的第二年,熙宁九年(1076年)中秋,苏轼和同僚携着酒登上超然台。当人们都沉沉醉去之后,空旷的台上,独自醒着的苏轼显得格外孤独。席地而坐,秋夜的花岗岩石板,一种透骨的凉意,沿着双腿上升到腰部、脊柱、脑部,并迅速传遍全身,苏轼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触电一般,苏轼猛地站了起来,就在那一瞬间,苏轼被打开了,身心一片通透。超然台也打开了,变成一座没有边界没有起始的灵台,时间消失了,空间消融了,连他最牵挂的弟弟苏辙,也越来越遥不可及。

超然台上,浩大的月色之中,似乎只有苏轼一个人。

云淡了,风轻了,世界安静了,所有的烦恼或喜悦,都被洗净。

在巨大的寂静之中,苏轼渐渐感受到一种内心的空明和澄澈。包裹着苏轼的明月,密州的明月,超然台上的明月,如同透明的水波,将苏轼的身心轻轻托举起来,托举到高不可及的地方,那儿更加寒冷。苏轼高举酒杯,振臂欲飞。不知何时,苍凉的密州猫腔响了起来,带着一种原始的野性之美。

中国诗歌史上最最重要的诗篇诞生了!

起初是苏轼一个人在脱口朗诵,接着又像是苏轼与苏辙两个人的合诵,后来便有一帮老天的天才诗人们在群诵:有男声,有女声,有老人的声音,有儿童的声音,甚至还听得见外国人的声音……不朽的明月,越过密州的山山水水,照耀着古和今。

《水调歌头》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月色之中的苏轼蓝袍纶巾,白面青髯,白袜去靴,一手捧书,一手扶膝。我们的苏轼坐在超然台上,坐在明月之中,掠过众人,和明月一起冉冉升起来。

诗路花语

三月小阳春

■ 张凡修

长因果逐渐弯曲
春风浅。无数菜花蛇
懒洋洋起舞
鹅卵石在浅处,拂不住一滴水
油菜地拂着岸
静静地等,三月小阳春儿
一场小南风背对浅水,依然无法阻止
拂煦
两岸零星的行人
这是人群渴求人群的季节
一切春天的事物被拂拭一遍
或几声锁定的鸟鸣
让果实飞得更低——
十字花已枯干
俯身或察看。手拂着手,脚拂着脚
试探着,从哪儿,更适合开镰

我挨着春风坐下

■ 李锋

春天第一轮花期过后
我轻放锄头
坐在田垄之上静观万物争荣
青藤蔓延的方向是春望
果实低垂的姿态是向往
人间烟色落满一地清香
多么赏心悦目呀
春风荡漾,没过我的头顶
我的怀里尽是芬菲的芬芳
辣椒艳红,茄子沾着透亮的紫色光芒
苦瓜向阳,豆角拔节的声音嘹亮我的村庄
风合情花欲放
那个穿梭劳作在田间的女子人事正红,衣袂飘飘
我赠予她春光一缕
那早已爬至青瓜枝头的蜗牛
娇羞地躲到阳光背后
昌化江畔,春风十里
一转身,花动一山春色
流水飞红。

伫立于岁月的岸边

■ 丁太如

置身于如水的夜晚
心,是一条无法靠岸的船只
奋力向你驶去的语言
是一种诗韵的飘洒
淹没在时光中,凌乱的脚步
让骤然加快的心跳
成为春风中颤栗的舞蹈

黑夜托举的风景
沉浸在无限的向往之中
没有人在意一颗流星走向
迷离的月光,在远行中偏航
一缕清风湿不犹豫
掠过低矮的老屋、村庄和河流
昨夜的星辰
在回首间被一点点吞噬

父亲疲惫的呓语,迎面走来
打湿树梢栖息的鸟语
无暇顾及墙上那口时钟的指向
曾经的微笑,倒映在水流声中
打捞不起的记忆,搁浅成一段往事
每一次走过,都有爱的抚慰
不紧不慢地沉淀为岁月

参观冼夫人纪念馆

■ 陈畜

殿高婆祖依前在,人气香烟晚未沉。
仗节匡时存社稷,立身济世泽当今。
蹉跎是处千般巧,慷慨浮生一好心。
四海思归多古义,云中仔细辨乡音。



投稿邮箱 hnrzpb@163.com